

群众演唱

北京群众艺术馆编

12

北京出版社

群 众 演 唱

(第十二輯)

北京群众艺术馆編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长安街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印張 2 10/16·字數56,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4,000册

統一書号: 10071·97 定价: (7)0.24元



目 录

車場相会 (山东快書) 李士勤 (1)

請吃飯 (相聲) 北京市曲艺三团 高德明口述 (12)
張善會 陈涌泉 整理

分庄稼 (書帽) 郑天峯 (20)

馬寡妇开店 (評劇) 張筠青 袁鳳霞 張艾丁整理 (23)

排演“馬寡妇开店”的几点意見 鹿 雨 (41)

大鬧武龙堂 (二人轉) 胡德生 胡德永口述 (45)
王万貴 胡德生整理
王 万 貴執筆

詩歌园地

走进鋼鉄厂 太原鋼鉄厂 吳順智 (56)

桂珍的心 农民刘振一 (57)

半夜鷄叫 (歌劇) 任萍編劇 (60)

“半夜鷄叫”曲譜 天戈編曲 (72)

“半夜鷄叫”舞台設計圖 陈永祥 (82)

从来稿中所看到的 一 江 (72)

艺术园地里的新苗 梅 名 (19)

丰收 (剪紙) 張鶴鳴 胡德生 庄平 (封面)

插圖

車場相会 刘繼卣 (10)

半夜鷄叫 刘繼卣 (66)

大鬧武龙堂 任率英 (51)



說的是新年除夕這一晚上，
工地上萬盞紅燈亮堂堂，
同志們歡天喜地過新年，
鑼鼓喧天鞭炮响。
這時候有一輛公共汽車進了工地，
停車后下來一個大姑娘，
下了車脚踏雪地咯吱吱的响，
直奔向汽車大隊的停車場。
她是第六公司的女司機，名叫周玉香，
放年假到這兒來看張振江。
你若問她和老張啥關係，
過幾天她媽就是他的丈母娘。
(白)怎麼還過幾天呢？訂了婚還沒結婚嘛！
姑娘想：我和老張一年沒見面，
不用問他今年准比去年強。
我見着他先把別后的情況講一講，
隨后再把結婚的事情來商量。
她越思越想越高興，
不多時走進了汽車大隊的停車場，
看了看各樣的卡車排成好幾趟，
只有那一台車上有燈亮，

踏板上站着一个人，
手拿着电筒直閃光。
她一眼看見了車牌号，
怎么那么巧？正是她愛人那一輛。
她知道老張車上沒助手，
沒問題，那个人一定是老張。
她走到了近前仔細看，
哟！怎么他臉上的鬍子这么長！
原来是个老師傅，
哪是她那个張振江！
姑娘这里剛一楞，
忽听得車子底下有声响，
低头看車子下边伸出来兩条腿，
噢！原来他檢查車子爬在雪地上。
这姑娘剛要上前叫老張，
就听见車底下那个人把話講：
(白)“刘師傅！”
“啊！”
“看起来年輕人可別找对象！”
(白)“为什么？”
“有愛人准对工作有影响。”
(白)“胡說！”
“我說這話你不信，
你就看看張振江，
一听说未婚愛人来看他，
土地老接城隍，手忙脚乱着了慌，
騎上車子就往城里跑，

好家伙水箱的水都顧不得放！

若不是咱們發現得早，

准得冻坏这大水箱。”

（白）“小姜啊！

有意見等他回来当面提，

我反对自由主义瞎嘟囔！”

“我倒不是爱嘟囔，

实在叫人急得慌，

眼看着劳动竞赛要評獎，

这么干紅旗还能有希望？”

周玉香听到这里明白了，

心里埋怨張振江：

“振江啊！你怎么这么不爭气，

我也得跟着你丢人現眼臉無光。”

她一边想着就往車后头躲，

只听见車子底下还嚷嚷：

“依我看他这个爱人也能噏……”

（白）“人家惹着你啦！”

“她早不来晚不来，偏在这时候看老張……”

“人家是过年放假有时间，

来看看爱人难道說不应当？”

“哼！我說她不是到这兒看老張……”

（白）“看你来啦？”

“我算老几呀！

我就說她不是来把老張看，

分明是要报銷咱这个大水箱。”

周玉香越听越有气，

心里想这頓訓詞我听得窝囊！

她考虑多时想要一走不見老張面，

只听得老师傅在車上叫小姜：

“小姜啊！你是不是多干点活心难受？”

“刘师傅！你这么說我真冤枉！”

“那么为什么帮助同志不耐烦？”

“咱們帮助同志还要怎么帮！

为了他你过年的晚上不回家，

我八角的戏票廢了一張！

（白）唉！我啥也不說啦！

我倒是不應該自由主义乱放炮，

刘师傅！我再說怪話你給我兩巴掌！”

周玉香听到这里前思后想，

从心里佩服这位姓刘的师傅和小姜。

刘师傅为了工作任劳任怨，

对同志团结互助一片热心腸。

虽然說車底下那位說了几句牢騷話，

可是他爬冰臥雪为谁忙？

瞧人家一般同志还能这样来帮助，

我若因此后退，真是一百个不应当。

她想到这里鼓起了勇气，

这时候又听見車上的师傅喊小姜：

“小姜！你起来先把車子搖一下，

你再去提一桶开水燙水箱。”

“唉！稍等一下我就去……”

周玉香走上前去說：“我来帮忙。”

刘师傅順着声音留神看，

啊！怎么平地上出来个大姑娘！

只見她圓圓的蘋果臉紅中透亮，

兩道眉毛上挂着白霜，

深藍色的圍巾頭上系，

黑油油的辮子露出來半尺長。

“喂！這位同志你找誰？”

“找你們隊里的張振江。”

小姜說：“張振江去到城里看愛人，

說不定人家兩個正吃糖呢……”

劉師傅走下踏板直踢小姜的腿，

就怕他胡說八道不相當。

“干什么？我不講怪話你还踢呀！”

“快起來去提開水燙水箱！”

周玉香操起了搖把子就搖車，

劉師傅轉過臉來問姑娘：

“這位同志你貴姓？”

“我姓周名叫周玉香。”

“噢！你就是那個周姑娘啊！”

听老張說，你的工作也是這一行。”

小姜他爬起身來仔細看，

喲！可不正是老張牆上挂的那張像！

這小伙子心里有鬼直嘀咕，

（白）她多嚙進來的呢？

有些話讓她聽見可不相當。

講禮貌不能不去說句話：

“同志，你是來找張振江？”

（白）“是！”

“你就是那位周玉香？”

(白)“对。”

“你贵姓？”

“好说，我姓姜。”

“老张呢？”

“他到城里去接你，
你们两个没碰上？”

(白)“没碰上。”

姜同志，这台车是不是老张的车？”

(白)“是他开的。”

“是不是车上的水箱出了故障？”

(白)“没什么大毛病。”

“张振江什么时候离的工地？”

“他走的时候刚刚落太阳。”

这小姜支支吾吾没话讲，

心里想：她怎么拿我来过堂？

这时候刘师傅催他去打水，

他借这个机会，提起水桶，一溜烟的奔水房。

周玉香转身跳上了车踏板，

看完了汽缸看水箱：

“呀！水箱的水已经冻上了一半，

再过一会准得冻坏这个大水箱！

(白)刘师傅！”

“啊！你怎么知道我姓刘？”

“那不是刚才小姜叫你，你叫小姜吗！”

“啊！你都听去啦！

不过是老张平常不这样，

你們倆別為這事鬧飢荒。”

周玉香臉上發燒心難過，

話到舌邊口難張。

霎時間小姜提來了一桶水，

周玉香搶過來水桶就燙水箱。

一桶開水倒下去，

一轉身又提着水桶奔水房。

小姜喊：“開水不夠我去提。”

“你去我去一個樣。”

“你不知道水房在那裡。”

“就是你剛才提水那地方。”

小姜說：“劉師傅你瞧老張找了個好對象。”

“你不說准對工作有影響嗎？”

(白)“嘿嘿……”

他們正說着，忽聽背後車鈴响，

一回頭見車上跳下來張振江。

(白)一下車他就嚷開了：“糟了！糟了！

我的車子沒放水，

也不知道凍的怎麼樣！”

劉師傅說：“你剛才為啥不注意？

這個時候着了慌。”

小姜說：“你何必大驚小怪的，

你摸摸水箱的水還沒涼呢！”

(白)剛倒上開水它能涼嗎？

張振江看罷了水箱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

“唉呀！真危險，多虧你們幫了忙！

小姜啊！我走後有沒有人來找我？”

“有！来了个姓周的大姑娘。”

（白）“她在哪呢？”

“她一見車子出事你不在，
把她气的臉焦黃。”

“你沒說我到城里去接她嗎？”

（白）“不說还好点，
她說你不該为了私事把公事忘，
說完了一甩辮子回城里，
她还說我沒有心思見老張！”

老張一听傻了眼，
鬧了半天她也說我不应当！
这才叫猪八戒照鏡子里外不好看，
我这事干的多么不漂亮！
他伤心后悔正發楞，
忽听見有人叫振江。

他回头看有一个姑娘提着一桶水，
不是別人是玉香，
乐的他不知咋的好，
回手就給小姜一巴掌。

（白）“你打我干什么？”

“誰讓你瞪着眼睛把我誑！
玉香啊！鬧了半天你沒走，
正在这里帮我的忙。”

玉香說：“我才不是为了你，
我是怕国家的财产受损伤。
你还不赶快动手干工作，
別的事情一会再商量，

人家二位同志为你受了多少累，

你还一个劲的叫人家替你忙？”

“对！小姜啊！你辛苦了半天应该去休息，

刘师傅！过年啦，你也该回家去望望。”

小姜说：“不用休息，我们帮助同志就帮到底……”

刘师傅在他身后就撞脊梁！

（白）“唉！”

“啊！”

“走！”

“走。”

他们俩说着说着离开了停车场。

周玉香回手放了水箱的水，

张振江又把这桶开水倒进了大水箱。

玉香说：“你瞧你这台车弄的这个狼狼样，

过年啦，咱也给它开开光。”

两个人不由分说动了手，

一边擦车一边唠家常：

“振江啊！我说你，你可别生气，

你怎么这么不要强！”

“我只想，你一年到头来一趟……”

“来一趟你就豁出个大水箱？”

“今天这事全怨我，

我知过必改请你多原谅。”

“我一生气真想坐上汽车连夜走，

又怕你着急上火身体受损伤。”

他们俩说着说着就把话头转，

越说声越小，都说些什么我也没听清，

咱可不敢胡亂講。

據估計，有批評、有表揚、有研究也有商量。

不多時車子擦得光又亮，

張振江回手就把水箱的熱水放。

玉香說：“你的記性還真好！”

“經驗教訓還能忘！”

他倆正在把話講，

小姜跑出來喊老張：

“老張啊！你快請周同志到咱屋里歇一會，



要餓了我那兒有干糧。”

玉香說：“我在城里吃過了飯。”

老張說：“我也不覺餓的慌。”

(白)“好！你們不餓就跟我走吧！”

“哪去？”

“咱公司舉辦了個新年跳舞會，

我代表大家歡迎你們這未來的新娘和新郎。”

(白)“去不去，玉香？”

“依著你吧！”

“依著我？走吧！”

小姜一聽高了興，

一回头見老張的車子也開了光！

連忙說：“周同志你這一來真不錯，

幫了咱們小組里不少的忙，

照這樣多來幾趟咱歡迎……”

玉香說：“俺可不敢再來這地方。”

(白)“怕什麼？”

“我怕的是凍壞了你們的大水箱，

回头寫到我賬上，

我還怕小姜同志你那兩片嘴，

當着禿子罵和尚！”

“別說啦！我言語不周請你多原諒，

你不看我看老張。”

他們三人說說笑笑離了車場，

參加舞會奔了禮堂。

我說到這里算一段，

下一回老張結婚小姜鬧洞房。

(劉繼圖插圖)

請 吃 飯 (相 聲)

北京市曲藝三團 高 德 明 口述
張善曾 陳涌泉 整理

甲 這不是老張嗎，什麼時候來的呀？

乙 昨天上午來的。

甲 這次來，在這兒呆幾天哪？

乙 七八天，辦完事就走。

甲 咱們哥倆可老沒見啦。明天早晨到我家吃飯，哥倆聊聊。

乙 明天我還有事，不必客氣。

甲 老沒見了，真可以說是他鄉遇故知，不到家去一趟可不合適；再一說你到了我們這兒，我總得請請你呀！

乙 既然如此，明天我一定到府上去看望老太太，吃飯可不必要。

甲 我實心實意請客，你連推帶搯的可辜負我這份誠心哪！

乙 好！飯我吃，可是趕上什麼吃什麼，千萬不要預備。

甲 不為你花錢還不行嗎？

乙 那才好嘛！

甲 你說咱們在家里吃，還是在外頭吃？

乙 家里吃。俗語說：要飽家常飯。

甲 要暖粗布衣。

乙 這話不假。

甲 你說吃什麼吧？

乙 客由主便。您說，我隨着。

甲 吃薄餅怎麼樣？

乙 吃薄餅正是月份兒。

甲 正二月正吃春餅，吃春餅講究的是菜。

乙 吃什么菜？

甲 咱們來炸蝦米、炸排骨、炸螃蟹、炸螞蚱、炸丸子、炸烙炸、炸……

乙 別炸了，這頓飯吃完了，我腮幫子也就扎爛啦！

甲 怎么啦？

乙 太硬啦，吃點軟和的呀！

甲 軟和的，烙餅卷豆腐腦怎么样？

乙 那也太軟和啦。薄餅得卷炒菜呀！

甲 炒合菜……

乙 對！春餅合菜嘛！

甲 炒菠菜、炒榨菜、攤黃菜、熏鷄絲兒、醬肚絲兒、醬肉絲兒、鹹肉絲兒，再來點羊角蔥、甜面醬，吃完了薄餅，沏壺好茶，咱們哥倆好“小肚子上弦”——談談心！

乙 好，就吃薄餅啦。

甲 明天上午你有工夫嗎？

乙 明天上午我正沒事。

甲 那正好，明天我一定在家里等你，不見不散。

乙 我一定去。

甲 咱們明天見。

乙 明天見。

甲 （走向后台上場門）

乙 老朋友啦，總沒見，沒想到在這兒碰上他啦。

甲 （走回來）老張，咱們甭吃薄餅啦！

乙 怎么？

甲 現在這天氣早晚太涼，薄餅是燙面的，不好消化，晚上

您一着凉開了肚子可不上算！

乙 我鬧肚子干嘛呀！別开玩笑，吃什么都一样。

甲 那咱們不吃薄餅了。

乙 吃什么？

甲 吃燉肉烙餅，怎么样？

乙 燉肉可解饑！

甲 咱們來五斤牛肉吧。

乙 吃不了。

甲 再來一只肥母雞，加點栗子，放點白糖，咱們吃黃燉栗子雞、沙鍋燉牛肉。烙點螺絲轉兒餅，撕着吃，為的是解悶兒；吃完飯沏壺茶，攔點白糖，去去油膩。

乙 對，咱們就吃燉肉烙餅啦。

甲 明天見。（走去）

乙 慢走。

甲 （回頭）我沒戴帽子吧？

乙 你多嚙戴帽子啦！

甲 呵呵……沒有，沒有。（走去）

乙 吃什麼都是一樣，多少年沒見了，反正又不是為吃為喝，可是他這個人……

甲 老張，咱們甭吃燉肉烙餅啦！

乙 又回來啦！怎么了？

甲 燉肉不愛爛哪！

乙 你不燉它怎麼爛哪！

甲 再一說，雞肉塞牙呀！

乙 栗子還上火哪！

甲 是呀，咱們改包餃子怎么样？

乙 對，包餃子。